从“上帝保佑中国”想到的

——对如何给中国学生上美国文学课的一点看法

孙 红 洪

（国际关系学院 英语系，北京 10091）

摘要：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不免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最终使我们培养的学生背离中国传统文化与无产阶级世界观。因此，教师应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将学习英语的课堂变为正确世界观与方法论教育的课堂，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对西方所谓的民主与人权进行分析批判，从而达到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目的。

关键词：美国文学；外语教学；文化传播；中国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4-3489(2001)03-0046-04

笔者日前曾为学生的英语演讲比赛作评委，一名学生在痛斥西方列强历史上对中国的蹂躏与侵犯之后竟以一句“God Bless China”结束演说，更有甚者，当与学生们谈起此事时，许多人感到不以为然，认为西方文化、宗教的确优于我国的文化传统，为何不能洋为中用？这种情形使我感到深深的忧虑。其实，作为英语教师，我早已觉察到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并不仅仅是英语的语法与词句，通过语言传达的西方文化和思想逐渐与学生产生了亲和力，使他们在言谈举止中表现出对西方文化很强的认同感。如果在中国的英语教学课堂上培养出了地地道道的“美国公民”，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教学工作的失败，尽管学生的英语可能说得十分流利。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在教学实践中有意识地加以引导，尤其在教授美国文学的课程中注意结合当今美国的社会现实与舆论导向，使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逐步培养起批判的能力。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我就结合课程内容对学生进行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对于西方的上帝究竟能否保佑中国人民这个问题，学生们在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美军侦察机飞临我国领海进行侦察活动并撞毁我战机的事实中完全可以得到答案。美国政府一直以世界警察与民主卫士自居，他们对全人类的这份“责任感”追溯起来是颇有渊源的，当年清教徒远涉重洋从英国来到北美大陆，他们自认为被上帝选中，肩负着他的使命，要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迦南圣地，自那以后，包括著名诗人惠特曼在内的许多美国文人与政客都认为美国在人类的前途命运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企图将美国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国家。然而对于西方的“上帝”是否真的能保护中国百姓的平安这个问题其实美国著名文学家马克·吐温早有定论，他在 1901 年发表的名作《致坐在黑暗中的人》中对作为上帝的使者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所犯的罪行已有深刻的揭露，在文中他引用了一位美国派往中国的传教士阿蒙特的话，当人们批评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时，阿蒙特说：“我强烈否认传教士们寻衅报复，否认他们通常会掠夺财产，否认自围困以来他们的行为不是在特定环境中迫不得已而为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之。”[①] 阿蒙特甚至嫉忌法国人与德国人，他说“比起德国人来说，法国士兵是更加有计划有步骤的掠夺者，今天天主教徒们扛着法国的旗帜，装备着先进的枪炮正在劫掠直隶省的村庄呢”。[②] 他因此说“我批评美国人，因为与德国人的武力相比，美国人太软弱，如果你以此对付中国人，他们便会利用这种软弱。”[③] 当年这位阿蒙特先生是到中国为义和团杀死美国传教士收取赔款的，由于义和团杀死了传教士，损坏了财产，中国必须付出高于通常 13 倍的赔偿，而这位阿蒙特先生认为美国的要求“与天主教徒们得到的赔偿相比是适度的，他们除了要求赔偿之外还要求以头换头，杀一个天主教徒要赔偿 500 两银子，在温州，680 个天主教徒被杀，为此欧洲天主教要求赔偿 750，000 吊钱与 680 个头颅。”[④] 马克·吐温用辛辣的笔讽刺了美国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 13 倍赔偿”的行径，他说：“为了将收取的带血和赔款‘用于福音的传播’，他们（贫困的农民）与他们的妻子以及无辜的幼子要遭受不可避免的饥饿与死亡，这并未使我不安，尽管（美国人的）此种行为与语言构成了如此巨大而惊人的亵渎，以致于无论是现在或在任何历史时期它都是无以匹敌的。”[⑤] 接着作家又说，教会这个代表文明与幸福的团体如能被“小心精明地加以利用则是奇货可居，与其他任何一种游戏相比，它能得到更多钱财，更多领土，更多主权以及其他利益。”[⑥] 遗憾的是，马克吐温写道，坐在黑暗中的人民（指受掠夺的中国人民）已开始警觉，开始产生怀疑，笼罩着他们的黑暗的颜色已变得不那么黑了，他们开始问自己“据说文明既仁慈又美妙，但是我们能享受得起吗？”“我们是否应投资于这样的文明？……它从我们的墙上偷走了我们古老的天文仪器，象通常的匪徒一样抢劫，冲进惊恐万状的村庄，天天向国内兴奋的报刊发送这样的消息：“中国人失败了，450 人被杀，我们只有一个军官 2 名士兵受伤，明天向邻村推进，据报道那儿发生屠杀。”[⑦] 这样的“文明国家一只手高举和平亲王的旗帜，另一只手却拿着抢劫的筐子和屠刀”，[⑧] 马克·吐温对西方的上帝在我国的野蛮行径鞭辟入里，字字切中要害，可惜我们有些学生今天又成了坐在黑暗中的人，盲目相信美国政府宣扬的民主与自由，期望得到外国的“上帝”的保护，作为教师，我们有责任让他们在现实与历史的教训面前清醒过来。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然而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关注，他们尽管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同时却向台湾大批出售先进武器，新上任的布什总统更是作出承诺：一旦中国以武力收复台湾，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帮助，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美国有线新闻记者咄咄逼人地问朱镕基总理，如果台湾拒不同意与大陆和平统一，大陆就要对台湾动武，这是否如同一个男人威胁他离婚的妻子说如果你不回来与我团聚，重续前缘，我就杀掉你？这位美国记者恰恰忘记了他自己的国家在 19 世纪南方争取独立时是如何保持国家统一的了。当时的南北战争名义上是为废除南方的奴隶制度而起，但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之争，尽管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南方奴隶主制度与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北方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但双方仍得以维持岌岌可危的国家统一，条件是只要新建立一个北方自由制州，就必须同时增加一个南方奴隶制州，以求两种制度在政府中有数目相等的代表，但这种平衡终因林肯当选总统而告结束，因为林肯是坚定的反奴隶制斗士，他曾说过：“我认为这个政府（指美国政府）决不能长久地容忍一半奴隶制一半自由制的状况，它最终只能是一种制度，全部奴隶制或全部自由制。”因此当林肯 1860 年竞选成功，南方各州便知道奴隶制长久不了，于是 1861 年南方 11 个畜奴州宣布独立，成立了邦联政府，尽管美国标榜自己是一个拥护民主，尊重选择的国家，林肯这次却没有给予南方选择的权力，他以武力逼迫南方回到了联邦政府。内战失败后，南方人失去的并非仅仅是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与生产方式，美国公民这个称谓带给他们的是身份的丧失与强烈的异化感，这是痛苦的心理创伤，当美国人声称自己被上帝选中，肩负历史责任时，南方人感到的只是被上帝抛弃的悲哀，当美国人吹嘘自己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时，南方人认为这个制度是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当美国人为自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己在历史上从未有过打败仗的记录而自豪时，南方人的记忆中永远抹不去内战失败的羞辱，这种世代相传的另类感几乎出现在所有南方作家的作品中，在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等名著中我们看到南方人从先辈那儿继承的遗产不外是挫败感、失落感、罪恶感、身份丧失与贫穷落后，这一切都源自那场战争的失败，因此在《押沙龙，押沙龙》中，作者借科德菲尔德小姐之口不断发问：为什么上帝让南方失掉了那场战争？有着这样历史背景的美国竟然大言不惭地指责我国不放弃使用武力防止台湾独立的立场，其实与他们相比我们宽宏大量得多，他们绝不容忍南方保留自己的社会制度，一国只能实行一制，而我们则允许一国两制，只是在台湾宣布独立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武力，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之大是有目共睹的。

其实美国政府一向是内外有别，使用双重标准的，在台湾问题上如此，在诸如人权等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他们屡屡对中国人的生存状况表示“同情”，好象忘了他们自己国内那些不幸的人们，更有甚者，他们对于西藏的现代化进程横加指责，说现代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破坏了西藏原始的生态环境，然而在学习美国文学史的过程中，我们处处读到人权被践踏，生存遭威胁的例子。美国的黑人自从他们被当作白人的私有财产贩运到美洲大陆至今就从来没有获得过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理查德·赖特、拉尔夫·埃利森、托尼·莫里森等均对黑人的状况有真实的描写，尽管数代人的斗争使黑人赢得了诸如选举权等法律上的权利，但黑人是劣等种族这一观念是根深蒂固无法改变的。埃利森在《隐形人》里塑造的男主人公自称是隐形的，他说：“我是个有物质实体的人，我有肉体、有骨头、有纤维，有液体，但我是隐形的，因为人们根本无视我的存在……，人们之所以看不见我是因为与我接触的人眼睛的构造很特别，他们长着一双内在的眼睛，他们是穿过外在的眼睛使用这双内在的眼睛观察现实的。”[9]从小说中可以看出，这个黑人之所以是隐形的是因为他没有自我，只有白人强加给他的身份，他被选入白人创建的黑人大学读书是因为白人想利用黑人的成功宣扬自己，所以当他让一位白人资助人看到了黑人的真实生活后便被学校驱逐，他被培养成黑人斗争的领导也是由于白人想从斗争中捞取政治资本，作为黑人的代表，有的白人还觉得他的肤色黑得不太够，但当白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后，他和他的黑人兄弟便被抛弃，总之，黑人是为了白人的需要而存在，这就是黑人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至于美国对我国西藏政策上的责难，我们更是可以启发学生用美国自己的历史事实对其进行批评。在威廉·布雷德福所写的普利茅斯殖民地发展史中，我们看到西方移民作为外来者竟然称当地的主人印第安人为“野蛮人”，然而正是这些“野蛮人”帮助移民们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生存下来，布雷德福在文中还特别提到一个印第安人对他们的帮助，他象是上帝为饥寒交迫的移民们派来的特别使者，他告诉他们如何种玉米，到哪里去打鱼狩猎，并且直到死都没有离开他们。而这个印第安人曾被贩卖奴隶的英国人拐卖到西班牙，后逃往英国等地，颠沛流离达四年之久。西方来的“文明种族”对当地的“野蛮人”恩将仇报，疯狂地追杀他们，逼迫他们离乡背井到白人为他们划出的偏僻贫瘠的“保留地”居住，印第安人视大地与自然为母亲，他们要保持母亲的原始美丽，因此从不过分向自然索取，仅以打猎捕鱼等方式维持简单朴素的生活，欧洲人的到来改变了这里的生态环境与生活方式。美国浪漫主义时期作家詹姆斯·库珀在他的《皮裹腿故事集》里生动再现了向美国西部挺进的欧洲移民们对于大自然与印第安部落的原始文明的践踏。在《拓荒者》中有一个关于坦普尔顿居民举行野鸽射猎会的情节，当成群的鸽子飞过时，居民们以射杀取乐，刹时间被打落的鸽子尸横遍野。这时印第安人的老朋友、猎人纳蒂·班波站出来怒斥这些暴殄天物的人们说：“这就是移民定居的后果！”“我已在这儿看着野鸽子飞翔了整整40年了，要不是你们到这儿来开垦，没有人会惊吓或伤害他们，……哼！上帝绝不会对他创造的生灵惨遭屠戮而无动于衷的，总有一天他会为这些鸽子，为其他受害者伸冤的。”[10]西方来的野蛮人最终成了北美大陆的拥有者，而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印第安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目前则所剩无几，苦苦挣扎在贫困线上。有着这样人权记录的国家有何权力对别国的人权状况指手划脚？更何况西藏在解放后的进步与发展是世人皆知的，个别别有用心的国家想将其抹黑又谈何容易。

以上是我在教授美国文学史课程中的一些典型实例，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就看教师能否对学生有意识地进行教育，要明确我们的教学对象是中国学生，因此教学的目的是传授美国文学知识而不是培养美国公民，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使学生在学习中采取批评的态度并保持正确的立场。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杨岂深、龙文佩主编：《美国文学选读》（第1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73～381页

⑨ Ralph Ellison, INVISIBLE MAN,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72, P. 3

⑩ Editors Nina Baym, Francis Murphy, etc,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W. W. Norton & Company, 1985, P. 759

（责任编辑　左　石）

·学术信息·

邱丹阳在《学术研究》2001年第6期发表的题为《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一文中认为，全球化是指人类从以往各个领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作为一种社会变迁过程，全球化并不是当代才有的事情，只是到了当代，人们才强烈地感受到全球化浪潮的拍打和震撼。它对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国际关系内容日益更新，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等非军事内容明显加强，国际关系多极化趋势增强；意识形态色彩不断淡化，文化因素的作用上升；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发生变化，国际冲突让位于国际合作。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是国家安全，特别是军事安全问题。因为冷战时期，东西方严重对抗，一旦爆发核战争，双方庞大的核武库足以将整个地球摧毁上百次。面对这把高悬于人类头上的达摩克斯利剑，国际关系的主旋律是如何防止战争。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其内容也由贸易、金融领域扩大到政治、文化、法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国际关系内容得到调整，不断更新，特别是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等非军事内容明显加强。

（五　一）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